

遊蹤

太湖漁燈

俞慧軍

「太湖水，清淒淒，太湖燈，亮汪汪，花斑魚，網裡鑽……」孩提時隨祖父出湖捕撈，耳邊常縈繞漁家姑娘清麗而婉約的太湖漁歌。東太湖畔的長橋村高巷里，是祖父的故鄉。一個月明風清的夏夜，我隨祖父和大伯父來到太湖東岸一個名叫「夏角邊」的淺水湖灣守夜。登臨內湖岸堤，映入視野是星羅棋佈的圍網、魚簍、蟹簍；一盞盞色彩鮮艷的漁燈，高懸在用青竹挑起的船台上，迎風搖曳，太湖彷彿要舉辦一場盛大的喜宴。

船台置於漁船的前鋒，也有漁家將漁燈用青竹挑起懸掛於漁船的尾梢，色彩斑斕的漁燈在靜寂的湖面，閃爍出漁家人心中的祈盼。漁燈均燒煤油，燈芯由細棉紗繩製成；油燈外殼由鐵皮架與玻璃空心球構成，密封性能好，省油且可調節光亮度。漁家用自製的彩色顏料塗於油燈外殼，便製作成一盞盞赤、橙、藍、紫、粉的彩色漁燈，各色漁燈是捕撈各類湖鮮的引子：花斑魚喜紫色、青腳蟹喜粉色、白浪蝦喜橙色……圍網一般在黎明前收捕，夏夜的湖風夾捲起清涼涼的太湖水氣侵襲着肌膚，彷彿有一種冰爽的質感浸入體內。待到晨曦初露的辰光，星星點點的太湖漁燈折射在波光粼粼的湖面，東太湖水域儼然像一座喧嚷的水上市。而霧氣氤氳的湖灣經過一夜的沉寂，睜開了惺忪的睡眼，滿載而歸的漁船像一位位美人躺在太湖的臂彎中。

二十世紀五、六十年代，春夏時節的高巷里周邊的湖灘僅能見到稀疏的幾叢蘆葦，少見飛禽。秋冬季節，湖灘袒露出亂石青草、風沙撲面的荒涼景，一簇簇枯萎的蒿草支撐着太湖冬色。《太湖志》中有「日落看蘆蒿，夜寐聽灘聲，怪石驚來客，風起水生煙」的蒼涼之墨。唯有太湖漁燈給荒蕪的湖灘和漁民的心靈帶來些許亮色。漁家以船為家，太湖漁燈是漁家生活的希冀。記憶中的高巷里，船家不到30戶，大都是迫於生計遷徙至此的外鄉人。南側有個叫「夏角邊」的淺水湖灘，聽祖父講，「夏角邊」是指太湖最早升起的地方，是太湖衍生的一个淺水湖灣。

夏天是漁民實現夢想的最好時光。到了夏陽東昇，水漲氣爽之日，魚、蝦、蟹、蛤沿着淺水湖灘居陽而棲息於蒿草旁，蘆葦叢中。這是漁家孵化五彩夢的季節：當霞光初露，漁家便吹熄太湖漁燈，收起圍網或蟹簍。此刻朝陽從東太湖中央冉冉升起，絢爛的霞光中隱約傳來漁家女子清婉的歌聲；那些棲息在湖邊花木叢中的鳥兒戛然停止躁動，一個個小精靈側耳聆聽太湖水律動的音韻。漁民們收起圍網，一簍簍銀色、褐色、灰色的魚、蝦捕入簍中，滿載而歸的漁船在「吱吱呀呀」的櫓聲中見悠悠劃向湖岸。那個年代，漁家用湖斑魚、銀條魚、湖蛤等湖鮮換來的錢，還供不起孩子的口糧，上學讀書成了漁家孩子的奢求。

夏日裡在湖灣捕魚是件最快樂的事，與大伯父家的三個兄弟像鸚鵡似的個個迅猛地扎入湖底，一個時辰後，兩隻大木桶已盛滿了太湖螺、青腳蟹、白浪蝦、湖蛤子等太湖鮮。祖父慈祥的目光搜尋着我們的一舉一動，呼喚着我們的乳名，生怕我們突然在某一時刻會消失在他的視線中。當琳琅滿目的太湖漁燈點亮時，我們使用竹扁擔肩扛「戰利品」，手中高擎美麗的太湖漁燈照亮回家的路，儼然像凱旋歸營的戰士……「前年高巷里建辦了小學，孩子們都能上學讀書了。」大伯父喜形於色地指着新校舍，找回了我的沉思。「東側是太湖賓館工地，北邊是建設中的太湖明珠廣場，西北片是開發中的太湖旅遊度假區……」大伯父如數家珍。湖區在變，高巷里在變，故鄉漸露美麗的姿容。

八十年代初，太湖漁燈既作漁家捕魚的引子，又作家庭照明用，家家門前高懸的太湖漁燈也開始移至室內。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，政府給漁家補貼，



■太湖加燈色的配合，成為漂亮的一幅圖畫。 網上圖片

統一規劃建設新村，蘆葦房拆了建起新樓房，漁燈變電燈，漁民變居民，太湖捕撈有政府統一管理。太湖上行駛着專業的捕撈船，現代化的捕魚船裝有電子監控的收捕網兜，太湖漁燈成了《太湖續志》的史錄。

1998年一個夏日陽光和煦的午後，剛踏上故鄉高巷裡，我便被一片片果園擋了去路。湖面吹來陣陣涼爽的風，空氣中瀰漫着花兒的馥郁。故鄉的荒湖灘變成了鬱鬱蔥蔥的蔬菜地，零星的亂石崗不見了，取而代之是一片片桑樹園、桔樹園、桃園和梨園。難以忘懷是那個金果壓枝的夜晚，我們四個老兄弟整整一夜守着承包的果園。翌日晌午，大伯父家的店舖剛擺上各種鮮果，引來無數遊人羨慕目光，不一會鮮果就售罄。大伯父和他家三個兒子各家都在湖濱區開設店舖，三個兒子每家有一幢區位價不低於500萬元的別墅聳立於湖濱。入夜，我問大伯父：「那些懸掛在漁家大門口的太湖漁燈現在何處？」大伯父隨手拿出一串串色彩紛呈的太湖漁燈模型：「放在店舖賣，那些外國遊客還當工藝品收藏哩！」

去年夏天，我再到高巷里，孩提時守魚的「夏角邊」湖灣已成為湖濱區秀水別墅區的水上樂園。午後的太湖靜若處子，艷陽折射在太湖大道以南的浩瀚水域，湖面微波不興。沐浴着夏日的湖風，邁步在花團錦簇的太湖大道。太湖大道兩側的菊花，紫藤、杜娟、山茶……或紅或紫，或藍或黃，被陽光幻化成妖嬈嫣紅的一道道彩練，把廣闊的湖濱休閒園點綴成美不勝收的旖旎風景。夏陽柔化的柳枝亭亭玉立，恰如一根根蘊含靈性的蠶絲，纏繞飄逸在大道兩旁，一半掛岸邊，一半垂湖面。湖天一色的湖中島在夏陽熏染下，變幻出五彩繽紛的色釉：那紅似瑪瑙的楓葉林在夏風的吹拂下嘩嘩作響；那綠如翡翠的玉蘭樹在陽光的撫摸下搖曳着窈窕婀娜的身姿；那褐如寶石的棕樹在晴朗的蒼穹下顯映出挺拔的雄姿。

遠眺東太湖水域，鷗鳥翔飛，忽兒蜻蜓點水般貼着湖面飛翔；忽兒作飛翔狀，翼翅激濺起朵朵色彩斑斕的浪花；忽兒舞動靈性的翼翅直衝雲霄；忽兒盤旋着向太湖水域的一方俯衝，飛向枝葉葳蕤的太湖林園花叢。湖濱區的高巷里已成為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新時代的縮影：聳立的樓宇，閃耀着古典與現代的美麗和富足；寬闊的柏油路，鮮花錦簇的隔離帶把湖濱裝扮如太湖仙子；明亮整潔的太湖明珠廣場，熙熙攘攘、摩肩接踵。太湖東、北、西沿岸和湖中諸島，為吳越文化的發源地，有春秋時期的闔閭城、唐代的寶帶橋、宋代的紫金庵、元代的天池石屋、明代的揚彎一條街等大批文物古跡遺址，蘇州樂園，統一嘉園、三山、鼋頭渚……似太湖畔一顆顆璀璨的明珠。

晚飯後，我隨大伯父走向貿易區他開的店舖。走在漫天星辰的湖濱大道，一盞盞五彩繽紛的霓虹燈與鑲嵌於太湖畔的萬家燈火，彷彿要與燦若珠璣的星星媲美。浩渺的太湖再也看不到一盞太湖漁燈。是夜，年屆八旬的大伯父在店舖掛起一盞粉色的太湖漁燈，並捧出一大摞太湖漁燈模型，令人目不暇接：「鸞鴛戲水」、「龍鳳呈祥」、「福星高照」、「太湖神韻」……引來許多中外遊人。太湖漁燈成了居民的收藏品，大伯父也成了當地響噹噹製作太湖漁燈的民間藝人。

清悠悠的太湖水流淌了千萬年，欣逢盛世，湖闊潮平，千帆競發，民阜業興。太湖像一位養育過許多孩子的偉大母親，把這片神山聖水的豐厚饋贈孵化成人間五彩繽紛的憧憬，而太湖漁燈則見證了新中國誕生後太湖流域日新月異的美麗變遷。

書若蜉蝣

葉輝

西灣河與太古吊車

童年時住在西灣河，這一帶的山村鱗次櫛比，那時還不知道有黃角嘴村。其後翻查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地圖，才發覺早就有黃角嘴村，此村與澳貝龍村、淺水碼頭村及富斗窰村等並存，據說西灣河原為鰂魚涌黃角嘴與筲箕灣之間的一條小村落，昔日有小河從柏架山流入大海，此村在小河之西，故名為西灣河。

話說太古糖廠及船塢進駐港島東，一些村落從此消失了。在1857年政府檔案記錄中，鰂魚涌就有一條水井灣村，據聞房屋以鰂魚涌盛產的石材所建成。根據1891年筲箕灣陸上華人口口的數字，相對於1881年十年間增加了一倍，由1881年的3,274人急增至1891年的6,669人。

筲箕灣的陸上華人口口增幅，乃港島所有鄉村之冠，據華民政務司洛克(Stewart Lockhart，中文名為駱仁廷)其時指出，太古集團在鰂魚涌至筲箕灣開闢土地以建造糖廠，就僱用1,500至2,000名華人工員，致令筲箕灣人口驟增——時至今日，鰂魚涌至筲箕灣一帶，仍留有一些太古的歷史痕跡。

今天翻看一些舊照片，賽西湖風光如畫，教人一見難忘，但令人更難忘的卻是柏架山早就建有吊車系統。話說一個世紀之前，在英皇道尚未有電車路軌以前，太古就在基隆路附近興建吊車系統，以接載員工上山及下山。太古在柏架山上建有水塘，還建有洋人太班的宿舍及療養院，但由於吊車使用率偏低，已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停用。

清光緒年間，畫家吳友如曾將此一吊車系統繪入畫中，稱之為「銅鑼飛棧」。他對吊車印象深刻，撰文記述：「蠶叢鳥道，崎嶇難行，架木其上，以通往來。謂之棧道，泰西人巧奪天工，至窮思議。有可超設棧之法而飛越者。則謂之飛棧而無不可。香港銅鑼灣山峰高峻，上聳雲霄。振衣直上者，恆苦跋履不易。乃太古糖局竟建屋於其上。經之營之，美輪美奐，幃是跋來報往。每憚艱勞，於是製成一桶，可容五六人。其上也，如匹練之升空。其下也，如燭之武之見秦師。錘而出之，上下自如，不費足力。人感嘆其法之巧。一日有六西人坐此桶中。扶搖直上，及至半空，繩忽折斷。六人者，咸如鳥之飛墜。內有一人受傷。其五人者，幸各無恙云。」

當中說到吊車「繩忽折斷」，所載六人「咸如鳥之飛墜」，真是驚險了。話說太古其時興建不少員工宿舍，外籍員工大多住在柏架山上，住所以「台」命名，計有斯坦利台、卑利麻台、西灣台、美利台、太古台、鰂魚門台、海景台等。至於華人工員宿舍則建於西灣河。

太古於1906年在西灣河臨海地帶，興建八幢四層高的紅磚屋，是為華人工員的宿舍，宿舍之間的橫街以「太」字命名：太祥街、太富街、太康街和太寧街，位置靠近船塢，以方便員工上班。其後還在華人工員宿舍附近興建福利設施(內有戲院、游泳池、球場等)及西灣河街市，以滿足員工的日常需要。

文藝天地

趙素仲作品——

詩情畫意

詩畫禪心(三十)

唐代高僧龐蘊

一處念
一土花
一蓮心
一淨花
如淨
來土開淨
。

唐代高僧龐蘊詩
素仲配畫
甲午夏日

龐蘊是馬祖的另一弟子，被稱為學者居士。據胡適著作《禪學指歸》中簡介，龐蘊留下一句「但願空諸所有，慎勿實諸所無。」這是著名的禪語。至於如何理解，則各自領悟了。但這首禪詩卻很容易領悟，「一念心清靜」，只要有清靜的念心，自然能清靜，如有貪念、惡念如何能清靜呢？

佛法中有「無念是小定，不執着是大定」的說法。我們凡人常會有些念，時常聽人說「心生一念」，可見念由心生。故此，如有善念、好念，立即坐言起行；但貪念、惡念、妄念、妒念切勿心生。倘一時不慎，應即醒覺，把不好之念打消才是。

來鴻

李四平

沁園春 紀念黃興先生逝世百年

(一)

千古興亡，百年悲歡，酬君一觴。有雄魂健魄，縱橫馬上，毫端飛動，詩瘦詞狂。目盡南天，神馳廣宇，遍地刀叢說不妨。說慶戰，說男兒意氣，瀟灑八荒。

相逢滿目滄桑。無須說蹉跎黯自傷。想一帆風順，要爾何用！初表未華，風志難忘。豎子成名，不封李廣，千古荒唐又何妨！重酌酒，說過關斬將，論霸論王。

(二)

定遠西還，大江東注，有志追蹤。看男兒揮戈，電鞭雷殛，撕星切月，氣貫長虹。口出大言，別開生面，天縱豪情有無中。迎風上，任狂飈挾雨，剝虎沉龍。

漫談談笑成功。激國士無雙劍氣沖。合家國一體，肝膽與共，爭先陷陣，殿後摧鋒。太白斂首，少陵拱手，盡盪風流傲長空。喧囂裡，任紅塵滾滾，不改初衷。

(三)

疆場斑斕，瀚海汪洋，君子好逑。恰經綸滿腹，驚沙捲雪，風濤蕪筆，快意恩仇。冷眼向洋，和羹心在，遍地風煙說莫愁，說奮鬥，說百年一瞬，意氣橫秋。



■駿馬奔騰。 網上圖片

生活點滴

馮磊

往前看，再往後看

楊絳先生辭世，民間一片哀悼的聲音。有媒體因此開出標題，用其夫之言稱其為「最賢的妻，最才的女」，我感覺，這標題似乎特別符合中國人或者東方人的口味。但要我說，楊絳的可貴，還在於她是「最隱的士」。

在私下裡，我對自己的學生說：「你看，一個讀書人走後如此被人紀念，比歷史上某些有錢有勢而作惡不止的人強多了！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，很多大人物死後人人厭惡，而一個書生卻可以被千百萬人紀念。這，就是生前享受寂寞與貧寒的回報。」

然後，我又說：「你看，無論是社會上的哪個階層，都有人在對一個文化人表示敬意。即使是最無知的人，也願意為文化和文明彎一下腰肢。這就是我們努力讀書的意義所在。」

楊絳曾經掛在嘴邊的一些話，長期被人傳頌。她說：「我和誰都不爭，和誰爭我都不屑。」骨子裡透露出來的，是一種絕世的不俗。而這種不俗，當然不是刻意的拿捏，而是一種清醒和獨立，一種倔強的現實存在。

當年，貝多芬曾經寫信給李希諾夫斯基公爵：「公爵，你所以成為一個公爵，只是由於偶然出身。而我之所以成為貝多芬，完全是靠我自己。公爵現在有的是，將來也有的是，而貝多芬只有一個。」這段文字，給了俗世一記響亮的耳光。

貝多芬的倔強，與楊絳的「不爭」其實是一回事。在更久遠的歷史長河裡來看，或許楊絳老人算不上「偉大的」作家學者，但在一個紅塵滾滾、喧囂塵上的重商重利、又講究實惠的時代，她的存在就是一盞涼茶，一針清醒劑的存在。她的處事哲學，讓人禁不住想起老子的一句話，「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」她的身上，保留着傳統知識分子那種令人肅然起敬的豁達、睿智和獨立。這才是她贏得大家認可的主要原因。

朱小棣在文章中說，楊絳曾屢屢被孤立和邊緣化。《堂吉珂德》譯完之後，《世界文學》雜誌要求連載，對此有人說：「此非新書，譯的很多，不用登了。」出版社要求譯者寫序，據楊絳說，有人體諒她「下筆即錯」而沒讓她寫，以至於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成為整個叢書中「唯一的例外」。

這種文化圈子裡的小事，幾十年之後來看或許真的不值一提。但是，在具體時間段和具體環境中，對當事人來講則是一種極深的傷害。不過，這種事情遇到的多了，也就和「今天天氣哈哈」一樣，成為一種讀書生活中的邊角料。

文人之間的恩怨和爭執，有時確實是很可笑和無聊的。不爭，確實是一種明智的態度。楊絳80歲那年，沒有做壽。為此，夏衍特地送來親筆寫的賀詞「無官無位，活得自在；有膽有識，獨樹幟詞」。撇開後半句不談，單看前半句，確實非常耐人尋味。

楊絳辭世以後，有記者趕往她生前的居所。她的鄰居對記者說，別人都熱衷於裝修房子，但是楊絳家的地板仍然是水泥地。這份恬淡，在今天幾人能有？！

在文字裡，她說：「站在人生的邊緣上，向後看看，也向前看看。向後看，我要探索人生的價值。人活一輩子，鍛煉了一輩子，總會有或多或少的成績。向前看呢，再往前去，就離開人世了。能有成績，就是不虛此世了。」——真的隱士，總是秉持着超然的生活態度。但是，這種超然絕非自暴自棄和渾渾噩噩，既然能來世上走一遭，就應該珍惜這種緣分和恩賜。所以，平淡之中仍應有積極進取的心態，對名利保持一定距離；對家人和事業保持足夠的溫暖和愛護。以不負此生的態度讀書，寫字，才是最明智的一種態度。

楊絳走了，她留給世人的啟示足夠豐富。作為一名女子，她嫁了世間號稱最有學識的男人，經歷過最曲折的時代故事，讀過最厚重的書本，寫過最樸實的文字。我想，對短短的百年而言，這就足夠了。所謂人生這本大書，無外乎要往前看看，然後再往後看看。往前看，增強定力和生活的信心；往後看，翻閱世間掌故與歷史，不至於泯滅人性、丟失自我。這樣，就無所謂名利得失，就有了一份平和的心態和恬然自適的人生。

這，是楊絳留給後人最有價值的啟示。



■楊絳(右)的離世，是中國文壇一大損失。 網上圖片